

荧屏亮点

《春色寄情人》：现代偶像剧在“升级”

■ 钟玲

“恋爱仙品”“氛围感超强”“现偶剧的正确打开方式”“当霸道总裁都去了微短剧后，偶像长剧的质素都成熟了”……

不曾想过的，诸如此类的誉美之词，竟都来自观众对由程亮执导、李现和周雨彤领衔主演的《春色寄情人》的评价。这部仅仅只有21集的都市情感剧，开播后口碑与收视率便一路攀升，最终豆瓣评分止于7.7。而在追剧后才可笃定的是，好的口碑源自《春色寄情人》没有局限于偶像剧传统的创作思路即偶像+爱情，而是在内容与立意上进行了“升级”：小众人设+迷人小镇的爱情风暴。

最初，追剧的理由，只因李现。转战过大银幕，在去年与李亦菲共同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小爆之后，于2019年夏天因《亲爱的，热爱的》一跃成为“顶流”的李现，同时带着两部作品归来。由他担纲主演的年代剧《群星闪耀时》与偶像剧《春色寄情人》同期开播，但前作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反倒是短小精悍的《春色寄情人》因为甜蜜的氛围感和男女主角的CP感迅速出圈。而在养眼的颜值背后与美好的爱情之外，《春色寄情人》的吸引力还在于——故事简单、情节流畅，精致的外表下还有严肃的内核。

《春色寄情人》改编自舍目斯的小说《情人》，聚焦的是成年人之间双向救赎的爱情。男主角陈麦冬，年少时性格桀骜，遭遇生活变故后选择成为一名遗体整容师；女主角庄洁，因车祸致残，独自在上海打拼，是一个坚强、阳光的职场精英。曾是高中同学又都有过内心创伤的两个人，在多年后于家乡重逢，经历了从“你退我进”到“我进你退”再到“双向奔赴”的情感波折，以爱治愈了彼此的“不完美”。

势均力敌、双向救赎式爱情，在近几年的荧屏颇受青睐，也不乏《爱情而已》《去有风的地方》这样的出圈之作，《春色寄情人》能将简单的爱情故事拍出新意，是因为在浪漫主义与现实烟火气之间找到平衡点。作为现代人对爱情心存浪漫幻想的载体，《春色寄情人》具备了传统偶像剧的一些标配元素，诸如细腻的情感戏份与浪漫的爱情桥段：少年时，陈麦冬与庄洁的相互慰藉，是“青梅竹马”暧昧不明的美好；成年后，庄洁对高中时便暗恋过的陈麦冬在南坪车站突如其来的一吻，是女性在情感爆发后追爱的勇敢……美丽的小镇风景叠加俊男美女情感的冲击，再加上色调与运镜的辅助，轻轻松松就呈现出了一部爱情偶像剧甜而不腻的氛围。

但《春色寄情人》没有只把浪漫主义当作唯一的噱头。

从前风靡一时的国产偶像剧，在营造浪漫爱情氛围感的同时，常常摆脱不了距离现实太远这一“顽疾”。然而，《春色寄情人》却在一幕幕日常生活画面的铺展中，侧



重描摹了男女主角的成长线与生命历程，以个体的境遇与命运走向折射了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与现实困惑。庄洁失去一条腿后内心深处自卑和母亲对她的种种碎碎念，陈麦冬的原生家庭为其造成的青春期困扰和三十而立后奶奶对他的催婚、琐碎生活里的种种细节都很真实且接地气。而和睦的邻居、平凡的父母、寻常的家庭一起构筑的波澜不惊的小镇生活，从画面质感到场景氛围都有浓郁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仅从主线的爱情而言，陈麦冬与庄洁，在感情里的暧昧、撕扯、靠近、远离、相依，不同时期的情感流动和随时出现的不确定性，也还原了现实中人们对爱情的真切体验。互有情愫的男女，百转千回的心绪浮

沉，那种无法预知感情去向的患得患失、辗转反侧，甜虐交织、爱恨焦灼，既贴近生活、也贴近现代心理。于是，在这种虚幻与真实的共生中，《春色寄情人》完成了对爱情主线的刻画，亦令日常生活与浪漫爱情，尽得诗意。

也并不是只因为爱情，便对《春色寄情人》“上头”，剧中对原生家庭、自我价值、生命意义等话题的探讨，甚至比爱情更易让人产生情感共鸣。

关于如何去接受生离死别。从事小众职业的陈麦冬与经历过亲生父亲和继父相继因意外离世的庄洁，他们的情感进阶，离不开“死亡”这一事件的助推。“不知死，艳之生”，对于这一人生课题，《春色寄情人》

达观态度传递了对生离死别、人生抉择等议题的哲思。画面与温暖的基调之共同成就下，不仅诠释出了令人艳羡的爱情，还以《春色寄情人》的不同，大概就是——一个现代爱情故事，在唯美的

通过两个人的不同经历和剧中人面对死亡截然不同的态度，令人们从内心生发检视生命和自我的欲望，并借陈麦冬之语传达出其想表达的生死观：“失去的本质，是在教会我们慢慢地学会接受。”

关于如何选择何种人生。在杂糅爱情叙事与生命价值讨论的同时，《春色寄情人》也将目光投向女性的职场和情感生活，并且塑造了庄洁这样一个独立自强并遵从自我的新女性形象。即便身体残缺，又两次经历亲人离世的重创，但庄洁从未改变自己的梦想与志向。她更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抉择，在与陈麦冬携手之后，也没有变成“恋爱脑”，选择离开自己既有的轨迹。

而之所以这样“小众”的职业与群体，也能用他们的故事撼动人心，是因对于万千普通人来说，遗体整容师陈麦冬与身体有残缺的庄洁，虽然是“边缘人物”，但他们成长的经历和对生命的困惑却又极其普适性。生而为人，向死而生，如何面对伤痛是每个人都要学会的必修课，而独自在外打拼的人，或许都曾面临过是否归乡这样的抉择。至于解锁困局的密码，《春色寄情人》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它用积极的态度为他们对爱情、对生活的坚持写下释义。从始至终不曾改变的是，尽管男女主角的生活都曾有过不如意，但他们都一直心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昔日被奉为经典的偶像剧，男女主角们每日都沉溺在爱情里，但在《春色寄情人》里，男女主角的世界永远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事，没有人因为失去爱情便“寻死觅活”，没有人因为爱情就选择为另一方牺牲。而从单一围绕爱情的产生到开花、结果，至如今与青春、校园、玄幻等多种类型相结合，偶像剧已历经好几轮的迭代更新，并经历了从玛丽苏风到甜宠路线再到古偶爽剧等多种形式的尝试，但无论外壳怎么变，偶像剧最大的卖点仍是用情感炸弹去俘虏观众。《春色寄情人》的一点点不同，大概就是——一个现代爱情故事，在唯美的画面与温暖的基调之共同成就下，不仅诠释出了令人艳羡的爱情，还以达观态度传递了对生离死别、人生抉择等议题的哲思。这，也是一种“升级”吧。

曾经，人们所追慕的情感世界，无论是在琼瑶剧盛行的时代还是韩剧霸屏的时代，都必须轰轰烈烈、海枯石烂、至死不渝的爱情，而在女性意识觉醒且更追求精神独立的今天，作为偶像剧最大受众群体的新时代女性，期待的已是“我爱陈麦冬，但我更爱上海，更爱我自己”这样的价值观与情感观。不为谁改变自己，才是更理想的人生状态，而给予对方足够的理解、尊重与陪伴，才是更理想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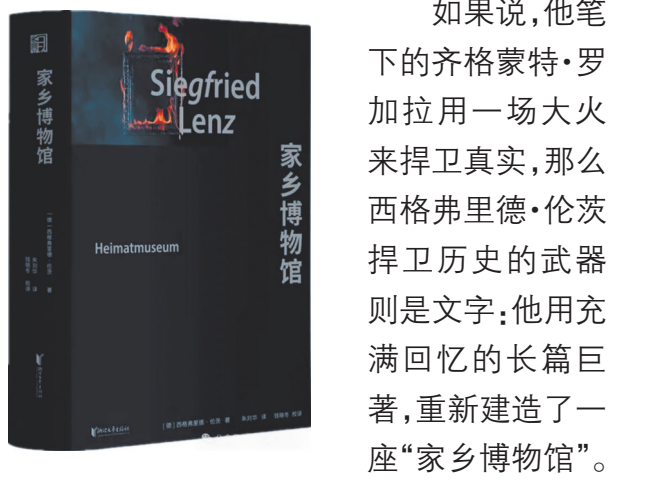
有幸看到《春色寄情人》里的男女主角，他们是从两个从精神上都在都独立的个体，爱情于他们，只是锦上添花，不过是让他们都不再是那一株荒野里孤独的向日葵，独自向阳。



忆，甚至在受骗的复杂经历中也显示出不容忽视的主体意识，是细腻构思下的立体人物。以苏倩为例，她在面对费可时落落大方，把握着言行的分寸，同时也在极力向费可隐藏着自己的秘密。在费可谎称创业破产时，苏倩果决地调用了自己手头的资源。苏倩合理的行动逻辑意味着，《新生》力图不再用“恋爱脑”这一“降智”的刻板形象去粗暴解释女性情感受骗的原因，而是真实再现了女性在爱情中丰富的自我需要，充分体现出创作团队在角色塑造上的深思熟虑。

可以说，作为《孤注一掷》的导演中奥“闹荡”电视剧圈的一部力作，《新生》延续着警示性的社会关怀。被费可欺骗的人或是希望财富扩张，或许想要维护令人艳羡的爱情，或是希望逃离单调的生活，这些在现代社会无比真实的欲望与需求，让他们被骗子锁定，陷入后者精心定制的“Fake”骗局，由此也触动了观众的内心，达成了普适性的共情。在比电影更长的叙事篇幅中，创作团队以最为直接的引人入胜自述情节展开，细致缜密地设计了圈内深思的剧情。剧中每一位人物的叙述都潜藏着层层反转的可能，作为观众，我们能否获知真相尚且存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接近真相、反思人性的探寻与思考始终有益。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 吴玫

西格弗里德·伦茨的这本小说起笔很悬疑：“我”于8月18日傍晚引火点燃了马祖里唯一的地方历史博物馆。可是“我”，也就是齐格蒙特·罗加拉为什么想要烧毁自己从亚当·罗加拉叔叔那里继承来的博物馆呢？只要先去看一眼《家乡博物馆》的最后一句话，谜底自现：“我们守护的一切已经崩塌，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去了……”

回忆刚刚完成的漫长阅读，这句话应该这么理解：马祖里地方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有可能被人贴上他们需要的说明。当展证物无法还原真实的历史，家乡博物馆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所以，齐格蒙特·罗加拉以要烧毁自己的博物馆这一悬疑去吸引读者，就是想用600多页的篇幅慢条斯理地告诉读者，齐格蒙特·罗加拉是怎么从马祖里地方博物馆的忠实守护者变成摧毁者的。如此笃定的写法，让我对1978年德国国民的阅读能力充满了好奇：他们真的愿意跟随作者不急不躁地走到文本深处吗？如是，《家乡博物馆》究竟以何种魅力吸引了他们？当然，答案在今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勇气十足的浙江文艺出版社竟然选择这个时候推出中文简体字版。《家乡博物馆》从原版出版到我们能读到中文简体字版，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在这40余年里，科技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者的阅读专注度也不同往昔，所以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进入《家乡博物馆》是一个不那么容易的过程。

然而，步入其中并跟上了西格弗里德·伦茨的节奏，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家乡博物馆》不愧为伦茨的长篇小说登顶之作。

创作，当然是作家对源自生活的素材进行加工后的艺术呈现，可是，一页一页地翻看《家乡博物馆》，会产生一种错觉，伦茨就将生活的原生态直接摆放进了小说里。如此之高的还原度，体现了伦茨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自信——他懂得真实最具艺术价值，以及他相信自己貌似照搬生活的描摹，自有其独特的文学魅力。

情节进展到174页时，马祖里被敌军占领。陆军上尉闯进亚当叔叔的博物馆，装模作样地与亚当叔叔攀谈了几句后，便将一张1411年的财产转让证明捏在手里佯装欣赏着。须臾，陆军上尉命令勤务兵将其团成引火纸。看着渐渐成灰的那张财产转让证明，亚当叔叔平静地告诉陆军上尉：“当它燃烧的时候，您的手开始颤抖……”，于一只鸡毛的日常生话呈现中突然冒出一句犀利得能扒出角色灵魂和直抵读者内心深处的话语，这就是伦茨，这就是我们喜欢阅读伦茨的理由。

类似能让读者击节称好的片段在《家乡博物馆》中俯拾皆是，而伦茨又特别体谅读者，他唯恐我们会深陷于那些细如尘埃的生活场景而忘记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便多线条地、慢慢汇聚着主人公齐格蒙特·罗加拉决意烧毁地方博物馆的理由。

小说是以齐格蒙特·罗加拉躺在医院接受马汀·韦特的访问展开的。在齐格蒙特·罗加拉的絮絮叨叨中，最先清晰的一个人物是他的父亲扬·罗加拉，一个躲在家作坊里研制药物的狂人。为了研制出能讨好当权者或者占领者药物的扬·罗加拉，甚至不顾及研制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会殃及妻儿。父亲扬死后，齐格蒙特·罗加拉夺爷的财产，让我们见识了在时间的长河里错把自己当财产拥有者的看门狗，何等凉薄和跋扈。我们知道，伦茨在铺垫故事的结局，只是，这样一个爷爷又能替后来齐格蒙特·罗加拉试图烧毁地方博物馆添加什么旁注？

当我撇下指向齐格蒙特·罗加拉何意想把自己的博物馆烧成灰烬的其他线索，只取罗加拉一家的代际更迭观之，便会觉得伦茨笔下的罗加拉一家，从老罗加拉和扬·罗加拉的崩坏到亚当·罗加拉和齐格蒙特·罗加拉的重建，影射的是小城马祖里的迭代变化。

既然已重拾马祖里的昔日荣光，齐格蒙特·罗加拉又何必烧掉荣光的见证者——地方博物馆呢？所以，选择罗加拉一家的故事来推演地方博物馆必须被烧毁的逻辑，必须牵扯出一位小说中的大人物，织毯大师索尼娅·图尔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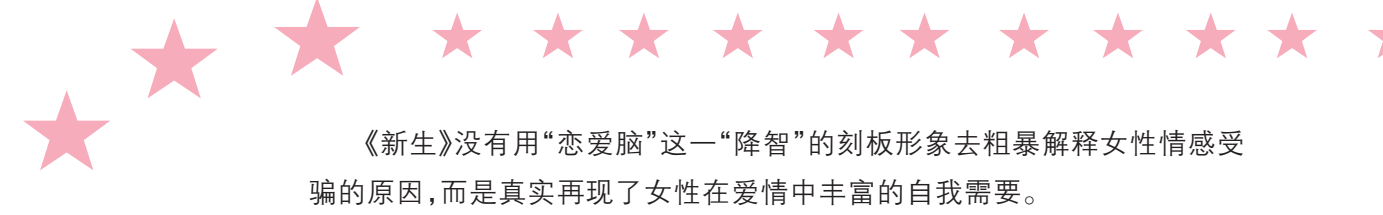
我们也不太明白，爱护侄子如亲儿子的亚当叔叔，为什么不愿意齐格蒙特·罗加拉跟随索尼娅·图尔克学习织毯。原来，与索尼娅·图尔克有过一段旧情的亚当叔叔，先逃离她后又将她艺术作品完璧归赵的原因是，索尼娅·图尔克有着犀利的洞察力。将这种洞察力织入一幅作品，竟能使端详作品的人不胜其扰，亚当叔叔怎能接受最爱的侄子成为又一个索尼娅·图尔克？亚当叔叔只想齐格蒙特·罗加拉管好他的地方博物馆、在马祖里生活下去。

然而，当齐格蒙特·罗加拉目睹“那天夜里，索尼娅·图尔克最后一次说话。不，不是她死了或心脏衰竭说不出话来，她只是从那天起不再说话，对一切都沉默以对”以后，知道织毯大师看到了什么。联想到那位陆军上尉颤抖着手烧毁亚当叔叔收藏的那张1411年的土地转让证明的场景，齐格蒙特·罗加拉推断，另一个陆军上尉做此蠢事时大概会脸不色心不跳的吧！更让齐格蒙特·罗加拉胆颤的是，有人在博物馆每一件藏品标注上篡改了马祖里历史的说明！想到这里，齐格蒙特·罗加拉烧毁博物馆的意图也渐渐清晰：他想要的家乡博物馆，是真实回忆的保存之地。当它沦为任人打扮的工具时，选择用一场大火烧毁它，便是对真实的捍卫与守护。

2014年10月7日，德国文学巨匠西格弗里德·伦茨去世。如果说他笔下的齐格蒙特·罗加拉用一场大火来捍卫真实，那么，伦茨捍卫历史的武器则是文字——他用这充满忧思的长篇巨著，重新建造了一座“家乡博物馆”。

改稿书评

《家乡博物馆》：在书中重现生活的原生态



《新生》：剖开的是真相，亦是真实的人性

■ 刘子婧

一场追思会、一座偏远孤岛上的豪宅、五个互不相识的人……由优酷白夜剧场出品的热播电视剧《新生》以这样集齐悬疑要素的开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也实实在在地围绕“费可”这一核心人物，通过分散的自述，巧妙勾勒出了一圈完整的“Fake”关系网，令人心惊胆战却又欲罢不能。

参加追思会的五人都与费可有关，却非亲非故、素昧平生，彼此的身份、年龄和性格也大相径庭。有矿业公司的老板识人不明，将自己的独生爱女嫁给了青年才俊费可，还按照新晋女婿的建议大笔投资，最后入财两空；也有基金副总好心收留、提携初入金融行业后的晚辈费可，一同开设了“老鼠仓”赚钱，却被卷走了大笔所得，还发现费可在自己外出时常常鸠占鹊巢，借以行骗；还有年轻活泼的靓丽女子，声称自己为大学时的初恋男友费可付出一切，只留下整容的痕迹和布满阴影的回忆……剧集节奏紧凑、信息量大，让观众有着无限思考空间。

运用大半的剧集篇幅呈现受骗者对骗子和骗局的单方面回忆，成为本剧叙事最突出的特点——在不同的主体展开自述时，费可以迥异的形象出现在他们各自分享的回忆片段中，五人仿佛认识了五个截然不同的费可，他们磕磕绊绊地试图拼凑出费可此人的全貌，也跌跌撞撞地在分享对费可的认知时暴露了自己。以爱女心切的“煤老板”陈树发为例，在他的回忆里，冒充“官二代”的费可处处心积虑地接近并讨好他的女儿陈佳佳，从而成为备受自己信任的家人，让后续的欺骗成为可能。然而，快节奏、情绪化的自述经不起推敲，比如他关心女儿的择偶情况仅限于物质条件，未查

证政府官员的信息就盲目巴结，未见到对方家长就嫁出爱女，种种这些他有意无意避而不谈的额外信息同样具有关键意义。于是，回忆中受骗者“一边倒”的叙述让观众不得不得在心里画下一个问号：陈树发究竟仅仅是过度信任女儿和女婿导致悲剧，还是出于利弊权衡、试图官商勾结却落败的结果？在场众人究竟是被玩弄、被欺骗而并不了解费可，还是受到自己的欲望驱使，从而回避着费可行骗的真相？由此，受骗者人性的深渊与骗局一道显露，剧集的匠心也随之显现——借费可这一关键人物，《新生》力图巧妙地剖析人性，呈现众生的欲望纠缠和社会的复杂面向。

剧集对人心人性的深挖，亦触及了女性受害者的困境。事实上，在原著小说《费可的晚宴》中，佳佳早在婚前就觉察了费可的部分可疑之处，也向父亲表示了就此订下婚事的犹疑，但陈树发急于确保煤矿的利益，反而忽视女儿的感受，不断为费可找借口，积极地促成了婚姻，也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陷入抑郁情绪最终自杀负有责任。电视剧的改编则更为彻底地揭示了陈树发的“爱女”人设的虚伪，在何珊指出的反转真相中，陈佳佳曾多次强调“这是我的人生”，清醒地质疑道德绑架的父亲，质问“你问过我愿意吗？我是你的工具吗”。事实上，直至生命的终末，陈佳佳仍在积极直面。面向观众，何珊和陈树发的陈述互相映照，形成残酷的对照，陈佳佳未能亲口说出的部分事实，也使得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女性在婚姻与家庭中的“失声”困境得到了深刻呈现。

随着五人回忆的相互核对、彼此拼凑，费可数额庞大、牵涉数人、时间线交错纵横的骗局逐渐显露全貌，无疑成为该剧最大的吸睛焦点。在接力式的叙述过程

中，五人的互动提供了丰富的补充信息，通过确认时间和地点，对比费可的言辞，大家逐渐注意到费可行骗缜密又粗糙的特质：论缜密，费可从青涩的初恋女友、成熟的职场女性骗到自信的千万富翁，灵活多变地采用不同的人设和表演状态，如鱼得水地融入特定的圈子，博取众人的信任，不可不谓心思细腻；论粗糙，费可行骗众人时存在时间线上的重合，并且相当大胆地利用一个人的资源欺骗另一个人，甚至出于疏忽留下不少隐患，比如被基金副总理程浩发现自己冒用他的居所待客，甚至弄丢了程浩的宠物……这样粗糙的骗局能够成功，愈加凸显出人性弱点是如此容易被捕捉与利用。这或精密或粗糙、均与人性弱点一拍即合的骗术揭露，也为观众带来启迪——诚然，谁都不能成为无欲无求、无懈可击的圣人，但面对内心的欲望与外界的诱惑时，至少应当提醒自己，世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奇迹。

除了四位被骗者之外，记者何珊是这场追思会中的特殊人物。她时刻以记者的敏锐关注着这一场“坦白局”的走向。针对不同人的回忆与自述，何珊会及时追问存疑的细节，确定具体的时间线，也会总结性地揭示他人受骗的原因。这不禁让观众思考，并未受骗的何珊为何卷入此局？难道她只是一个被安排进来的、客观理智的工具角色吗？随着何珊与众人之间交集的缓缓展露，她的真实面目才逐渐水落石出，其人物画像也丰满起来。

不只是何珊这一角色成为剧集的亮点，《新生》中所塑造的三位主要女性角色均具有立体、复杂的人物层次——她们绝非费可骗局中的机械配角，事实上，她们不仅站到了叙事的台前，基于各自的性格、处境和需要为观众呈现了最有利于自己的回